

# 种金花

*The Golden Flower*

黎珍宇 著



海天出版社

深圳专业作家《种金花》系列

# 种金花

黎珍宇 著

海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种金花/黎珍宇著. —深圳: 海天出版社, 2002.11

(深圳专业作家《种金花》系列)

ISBN 7-80654-860-2

I. 种... II. 黎... III. 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90789 号

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33)

<http://www.htph.com.cn>

责任编辑: 陈邢准 责任技编: 王 颖

装帧设计: 万学东 武弘帅

海天电子图书开发公司排版制作 0755-83460274

深圳市(宝安)新兴印刷厂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

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50mm × 1168mm 1/32 印张: 8.5

字数: 200 千 印数: 1-3000 册

总定价: 36.00 元 (共两册)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

## 作者小传

黎珍宇，生于广东深圳。毕业于宝安卫生学校、北京鲁迅文学院、深圳大学国际文化传播系研究生。当过医务工作者、市政府机关干部、新闻记者。1990年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广东省文学院客座院士，现任深圳市文艺创作室专业作家。1972年高中毕业时开始业余文学创作。著有长篇小说《再见，船长》、《生命的湖》、《无土流浪》、《界河儿女》、《富男富女》、《与你同行到天明》、《超越生死缠绵》等，中短篇小说《你我相逢在香港》、《女子公寓》、《高楼净土》、《咸水淡水》、《这里没有红灯区》、《三界》、《老情》等三十多部，以及诗集《女性的发现》等近四百万字。评论界称：“她创造了一种开放的小说格局。”“她的叙述超越了地域。”“她在观照生活时，对所见到的……不惊不诧，文笔亲切，沉稳而又相当流畅。”

“不愧为擅写真爱的高手。”“闪耀着人文批判精神”……

这些年来，她长期在特区经济建设基层大型国企中挂职体验生活，担任过大型国企的行政总监、办公室副主任、报社副总编辑等具体职务，并到北美、欧洲、澳洲和亚洲某些国家，以及中国的西北、西南、华东、东北等地访问、游学，视野的开阔促使了思想的拓展，她的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审美层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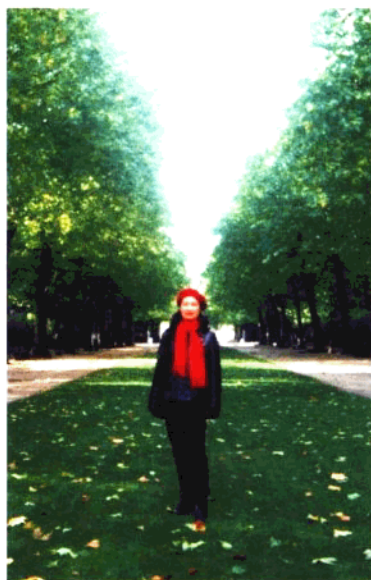
责任编辑：陈邢准

装帧设计：万学东

武弘帅

责任技编：王 颖

封面摄影：何煌友







2001年10月通过巴黎未来之门



◎ 采风掠影



1999年二月在中国长白山



1996年9月在中国大连



◀ 只能用这样的方式，  
表达对米开朗基罗的崇敬

在佛罗伦萨  
感受但丁的爱情 ▶



▶ 在罗马叩响济慈的门环



▶ 在法国卢浮宫仰望维纳斯

▶ 萨尔茨堡聆听莫扎特



◎“用脚书写”



2000年元旦在香港



2001年在萨尔茨堡



布鲁塞尔广场一角



天鹅湖畅想



在新西兰火山口

海南岛万泉河口



2002年6月在新西兰



1999年东行探秘普陀山顶



2002年6月在悉尼



感受新世纪毛利人的气息

## 追寻心灵自由（代序）

胡经之

特区成立没几年，也和内地城市一样，有了专业作家。深圳有五位专业作家，全是女的，被大家称为“五朵金花”。

我和黎珍字更熟些。她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，曾跟随我读过三年研究生，攻读文艺学、美学课程。后来全力投入文学创作，不时和我联系，说一下她的创作状况。1999 年起，我就不知她的去向，一年多失去了联系。去年秋天，她突然来了一个电话，告诉我说：她去了加拿大住了一阵子，又去欧洲转了一圈，看了看外面的世界，千好万好，不如家好。加国亲友劝她留下定居，但她还是选择回到深圳。她说回来才有家园的感觉，灵魂方得安宁，心才踏实。这次远行归来，要定下来了，继续潜心写作。

我一听，感到这是她人生路上的一个转折点，一向在追寻心灵自由的她那颗心，终于定了下来。无论在香港还是在海外，她都有不少亲友，对她的人生抉择时常发生着影响。这次去加拿大探亲，是她走得最远的地方，靠美国最近，亲身体验、观察那里的生活之后，她断定深圳才是合适她的久居之地。她终于回到这里，要精心经营自己的精神家园。我当然为

她高兴。就在她回来不久，她就着手写一部心灵对话录《种金花》。一写完，黎珍宇就把书稿送到我手里，使我得以先睹为快。并且写下些我的感受，也了却了我的一个心愿。

珍宇的《种金花》，道出了女作家二十年来的成长过程，创作道路。从垦荒岁月到寻根求源，从小荷尖尖到跨越黄河，从扎根本土到漂洋过海，从用脚书写到体验世界，从封笔危机到金花烂漫，心灵的对话敞开心扉，无所不谈，充分展示了她的内心世界、心路历程；追寻心灵自由，提升精神境界。

她的创作扎根本土，为特区的文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。

二十年前，那时深圳还是宝安县城，一个处在前现代的边陲小镇，深圳戏院、新安酒家、华侨旅行社已算是镇上的三大建筑了。珍宇当时是业余作者，在卫生院从医，推行计划生育，却醉心于写作。是特区文化事业的开荒牛。特区成立后，她参加了《深圳特区报》的筹创工作，从事采编。1985年，深圳市文联成立文艺创作室，她又加盟，从事专业创作。

从事专业创作以前，她写短篇小说、报告文学、散文。成为专业作家之后，她就转向了中、长篇小说的创作。进入90年代，她进入了创作的高峰期，出版了三部曲的第二部《生命的湖》，第三部《无土流浪》，发表了《这里没有红灯区》、《女子公寓》、《高楼净土》等六部中篇小说，在香港回归前夕，她又出版了长篇小说《界河儿女》。

珍宇从小在深圳长大。因此她熟悉深圳的风土人情，写来都栩栩如生。她的创作，洋溢着浓烈的岭南文化特色。她热爱人生、直面人生，对家乡充满感情，钟情于文学创作。珍宇生性好动感情，充满激情，慷慨陈词。珍宇的创作风格，奔放热情。

珍宇一向心高气盛，一心要为本土作家争气，曾热烈响应

过文艺“粤军”要“跨黄河、过长江”的号召，一鼓作气，1985年初在上海的《小说界》发表了《石上藤》，接着又在北京的《人民文学》发表了《异形岛》，然后在鲁迅文学院“亡命写作”三个月，完成第一部长篇《再见，船长》，在北京的作家出版社出版。按她的说法，她的“天真激情”喷发而出，不可遏止。

在特区建设中经历了多少次“人生体验的第一次”，感受到多少次“第一次的心灵震撼”，有感而发。把自己的“体验”和“震撼”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出来。珍宇的表达，热情洋溢，直舒胸臆，充满了对人生的美好企盼。她对生活一直抱着理想，始终不渝地相信，作家应该是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”，因此，“在任何情况下，都不丢弃我们的精神追求，用我们的头脑和手，写下我们的所见所想，这是很现实的理想和生命的实在追求”。她快人快语，实话直说，在她的笔下，一直流淌着心中的这股“热”。

早在改革开放初期，就以一种女性的敏感，开始探索人生、寻找自我。珍宇一直在中国的大地上寻找自我。到了20世纪末，她才跑到北美欧洲去体验一下那个世界。

在改革开放大潮中，她和深圳一起成长，扎根本土，诗情满怀，全身心投入了文学创作，在创作中发现自我，以作品实现自我。没有想过要到海外去寻找自我。她的第一本诗集，就叫《女性的发现》。90年代初，她的创作业绩已经得到了国内文艺界的认可，被广东推荐到北京参加“全国青年作家会议”。次年，又独自浪迹大西北，花了数月时间去雪山草原、戈壁沙漠，访喀喇昆仑、交河古城，走青海湖畔、伊犁河谷。回来后，她诗兴澎湃，不仅完成了长篇小说《无土流浪》，还写了新诗集《拥抱自由》。抒发了内心的“真实的欢欣”，享受着本

真的心灵自由。在创作长篇《界河儿女》之前，她多次自费往来于界河之间，到香港搜集素材。这部散发着浓烈深圳乡土味的小说，诉说了深圳儿女的历史。因为写这部小说，珍宇也初步熟悉了香港，这东方之珠、现代化的国际大都会。在那里，儿时的好友相逢，互诉自己的人生。于是，珍宇写下了广受好评的中篇小说《你我相逢在香港》。在这里，她借女主人公的表述，坦陈了对现代化都市的真实感受：“我明白了我们这一群人与香港那一群人的差距，有钱人的精神和时间都被金钱利益和长远的目标占据了，他们不可能剩下什么时间和心灵的空间来给友谊和情感，而我们，准确点儿来说，是穷人们对未来不抱什么希望，所以比较看重曾经拥有的一切。我们除了友谊之外还拥有什么呢？真的一无所有。”流露出来的，虽也不无自嘲，但对于五光十色的“购物天堂”，并无多少向往。她不想为物欲所累，甘愿在深圳安贫乐道，抒怀写作，享受心灵的自由。

然而，过了不惑之年的珍宇，面对现实中的一些矛盾，不免又困惑起来，正在走向富裕之路的边陲小镇，在高速发展的路途中，诸多西方国家的“现代病症”已悄然袭来，再加上中国特色。资本原始积累初期的那种争斗、欺骗、贪婪、浮躁、庸俗，都扑面而来。打破了她心灵的宁静，激起了她灵魂的颤动。世界究竟怎么了？难道现代化必然要以精神的堕落为代价？于是，她要像德国的哲人尼采那样“用脚书写”。1996年，她先是跨过鸭绿江，到朝鲜感受了一下那个国度的民族精神；1999年，她又远渡重洋，到了加拿大体会中西文化的差异。她体验到了大洋彼岸的新鲜空气、物质富饶和人烟稀少的乐趣，然而，也体验到了文化隔离的孤独。在那里，她觉得自己成了无根的浮萍，灵魂没有着落点。她深深感悟了，自己的

根在深圳，在那生她养她的家乡。她真正懂得了：“留在中国不是滞留，而是为了根深叶茂地扎根。中国的土地和中华民族虽然创痕累累，但她有修复创伤的能力。”于是她很快回到了深圳，次年，她又去了一次欧洲，绕了大半个地球，登上了巴黎铁塔，回来后放声歌唱，写了组诗，在《巴黎的晚霞》中呼唤出：“不再期待，不再彷徨，这不是麻木后的冷漠，而是扎扎实实的坚强。”经过一番“灵魂的挣扎”，珍宇不再困惑了，真正潜下心来，“扎实地活，沉稳地写，平静地叙述”和“好好地认识世界，探索人性与理性”。

身为女人，珍宇异常关注女性的命运。对她来说，发现自我就是发现女性。她乐意把自己的创作归入女性文学。珍宇的许多中篇小说，几乎都是在探索女性的自尊、自爱、自立、自主、自强。《面对破碎的妻子们》、《独行女人》、《宇宙从不解释》、《恕我不陪你洒脱》、《亮丽而黯淡的游荡》《再生禁忌》等等，都在诉说着女人的命运。她的长篇三部曲，更是充分显示了女主人公争取自由的心路历程。蓁儿遭受婚姻重创之后，和男人平静分手，不去仇视男人，也不憎恨世界，而是心平气和地走向独立自主，走自己的路。“守住本土，守住自己，守住灵魂的纯真。”

珍宇笔下，女主人公大都冲出家庭重围，逃出了婚姻枷锁，独自走向了社会，寻找自己新生的独立之路。这也反映了珍宇和别的女作家在女性、婚姻、家庭问题上的观念差异。

珍宇有时会发出愤慨，为什么自己会生为女人，而不是个小子。在这样急速变革的社会形态中，在这样的世俗环境里，受损害最多的是女人，甚至，现代女性也被爱情逼进了困境。因此，她认为：现代女性不要太相信爱情和婚姻家庭的传统模式。“唯一的出路是：女人们觉醒吧！和男人同步前进，对爱

情一视同仁地，把它看作是随意的、自然的产物。”传统的婚姻制度更是迟早要退出历史舞台的社会现象，谁也挽救不了。她劝告世上的女子：“如果你们谁想满足生育的本能，满足成为伟大母亲的愿望，那么你们就必须认真地结一次婚。”因为只有这样，“才能提供给后代一个正当的生存理由。”但是，“如果你准备为爱情结婚，那就必须抱着必死的、凤凰扑火的决心，而且要准备好自我救生的方法，一旦婚姻触礁，及时逃生，在体无完肤加上拖儿带女的悲惨状态中，保护好美丽的心态和健康的身体”。在“单身贵族”、“单亲家庭”越来越多的深圳，珍宇之说，恐非奇谈怪论。说不定还是超前意识。但是，在现实生活中，真正以爱情为基础的、或者根本没有爱情的婚姻和家庭，仍然会存在，这就是历史。

她创作的女性文学，富有深刻的本土特色，也在不断地触及现代生活中的矛盾，因而在文坛上独树一帜，为特区文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。女性文学，正如珍宇所说，“也许是比较沉稳的一块审美保留地”，值得继续挖掘。

去年，珍宇又完成了一部新长篇三部曲《中国的珍珠玫瑰》，写三个人（二男一女）的人生道路：多伦多之夏，北京的冬天，在春天回归。把个人的命运和时代的变迁紧密联系起来，反映出历史和民族精神的变化。而一个完美的现代女性的形象，在不断地超越着传统女性的精神境界，到达更和谐而美好的男女同步的理想境界。这也是珍宇在新世纪的自我超越。如今，她正在着力于修改描述经济生活的长篇小说《贵气滕胧》，并开始了新长篇小说《金银花开》的创作。我高兴地看到，她从加拿大回来，进入了一个良好的创作状态。

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，精神生产也越来越走向商品化，为金钱写作的人越来越多，而为生命写作的人还有多少？珍宇

仍然执著于文学创作，为自己的生命更美丽成熟而写，想把人间的真、善、美的根留住，这精神令人敬佩。珍宇说她之所以坚持写作，是要“把灵魂打造出美丽的光芒”。这种为生命的呼唤、心灵的自由而写作的态度，值得珍惜。不错，作家、艺术家也要生活，必须有钱，但写作不能为了钱。马克思说到英国作家弥尔顿，把自己的《失乐园》卖了五镑钱，但他的创作，乃是“出乎同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创作《失乐园》。那是他的天性能动的表现”。作家、艺术家要对现实世界有着真实而深切的感受、体验，才能转化为内心世界的有机部分，创作时才能成为天性的能动表现。我衷心期待着珍宇既能深切体验世界，又能完善地把握自我，把自己对世界的感受和体验，按照美的规律表现出来，为特区文坛作出更大的贡献。

2001年夏

(全文发表于《中国艺术报》2001年9月21日)